

前 言

这本书既不是内容深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普及性读物。它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对象是对奥古斯丁了解甚少的读者。拨开他们心中的疑云，解答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少著名学者致力于这位希波主教作品与生平的推广与普及工作。亨利·马宏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些人则把目光盯在更多的读者身上，撰写的文字颇像小说。可惜这种小说化的文笔却使他们笔下的主人翁面目全非。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著述和他所支持过的理论论战出发，面对的是那些有一定要求，能把过去的研究与我们的研究进行对照的读者。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人，无论其是否大学教师，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至少希望他们能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推动并丰富了 2000 年的基督教史，而且对未来的岁月产生影响。在为《哲学家辞典》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词条后，我们便有了进一步研究奥古斯丁的想法。

但是，应该坦率地承认，想撰写有关圣奥古斯丁

的文章，就必须反复参考前辈们的研究：库赛勒、马宏，都是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专家；同时也不能不参照安德烈·曼杜斯教授的研究。他那不朽的博士论文《圣奥古斯丁——理智与宽恕的一生》发表于 1968 年，堪称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圣奥古斯丁的一生》由当时还是牛津大学教授的彼得·布朗所著，冉娜·马宏翻译，1967 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专著不仅是我们研究奥古斯丁生平的指南，同时，每当我们对某些结论进行辩解时，该书也因为内容翔实，引用的原文丰富而成为优秀的参考书目。奥古斯丁文库（法文简写成 BA）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的原文和译文注释及序言，都是由这方面最有成就的专家编写而成。遗憾的是这项巨大工程并未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接替这项工作。由于这一缺陷，使我们全面理解奥古斯丁神学及思想体系时深感不便。最后，还应该指出，《1954 年奥古斯丁年会汇编》（圣奥古斯丁诞辰 1500 周年纪念）的三卷本，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列出主要书目外，这里还附上给我们帮助最大的论著的出处，并且指出书中引用这些论著的所在：索利尼克教授关于《忏悔录》和有关贝拉基派问题的论述，孔卡儿教授关于多纳图斯教神学的论述。

而且，根据出版社和我们自身研究的要求，凡需

要处，我们都将尽可能引用 CSEL^[1] 所出版的圣奥古斯丁的原著。由于该版本并非奥古斯丁全集，必要时我们还将引用莫尔会^[2] 出版的拉丁文版本，这个版本许多地方比米涅的版本更为理想。

最后，我们要真诚地感谢索利尼克教授，他非常关注我们的研究，并给我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建议。同时还要感谢封丹纳研究中心对我们的接待以及《奥古斯丁研究》一书的作者弗利埃教授对该课题的热情鼓励。我们对他们每个人都致以崇高的谢意。

请注意 首先 我们要提到奥古斯丁的晚年 进而指出 我们是通过他自传性的作品 或者他个人经验的结晶才认识他的。同时还要指出，奥古斯丁本人对他的著述曾反复修正。最后则要论述我们对他的著述的理解。

第一部分 圣奥古斯丁： 生平与论战

著述甚丰 公元 428 年的 8 月底。在努米底亚^[3]的地中海沿岸，迦太基^[4]以西罗马人统治的希波城里(今天的安纳巴城)，一位名人将不久于人世。圣奥古斯丁(拉丁语 Augustinus)这位希波大主教轻轻地把自己的灵魂奉还给上帝。在拉丁语国家，他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些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从经受着汪达尔军队入侵的整个非洲，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身旁，他们已被那些野蛮的游牧部落掠夺一空，到处追赶。即将谢世的大主教亲眼目睹了这个帝国的毁灭，他花费了毕生精力用笔和语言捍卫这个帝国，40 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使罗马帝国皈依基督。那些野蛮人短短几个月就将这一切席卷一空。然而，灾难过后，在一家奇迹般逃脱劫掠的图书馆的书橱中，留下了一座不同于砖砌石垒的思想的丰碑。奥古斯丁死前几个月，曾口述他对最后一位贝拉基论敌埃克拉农的朱利安的驳复。奥古斯丁利用空余

时间，重新阅读翻看了他一生所撰写的著述。《思想的变迁》（法语的确切译文为 *révision*）^[5] 不但是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他著述的补充。他这样解释道：他想“在唯一的审判人面前，自己评判自己。鉴于自己的错误，他想躲避这位审判人的判决。”（序言，2）年轻时，他受到的都是赞美之词，年老时，人生经验更加丰富，他却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这就是只要可能他就想补充其著述的原因。^[6]

就这样奥古斯丁于公元 430 年 8 月 28 日离开了人世。他的门徒卡拉玛的大主教波斯底欧在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希波城中滞留了整整一年。他列出了一份奥古斯丁作品的清单，一直流传至今。清单上标明已经失传的某些书籍，今天仍能见到，而清单上列出存在的书目，却难觅踪迹。那些波斯底欧并未列出的书目在奥古斯丁生前已经流传到欧洲，人们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来到他的书房复制了这些书籍。因此，在古代复制作品便成了出版的唯一办法。在奥古斯丁清点分类的 233 部书籍中，其中的 93 部波斯底欧并没有提到^[7]。奥古斯丁作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广泛流传，说明他对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名人，特别是埃拉斯穆斯，^[8] 在印刷术刚一问世就千方百计地出版他的著述。因此，无论他彷徨犹豫、还是信仰坚

定时的生活与思想才得以流传至今，在古代基督教文化名人中可能还没有人像他这样为我们熟知。

“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奥古斯丁的著述为教会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在动荡的世界中创造出信仰的绿洲”。诚如波斯底欧所说，他使教会逐渐地发展成为规范的正统派宗教。

主教寿终正寝，平静安详，享年 76 岁。尽管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还是把一生奉献给了上帝，自从 387 年接受洗礼皈依基督之后，他整个一生都在按神恩的旨意进行精神活动。接受洗礼那年，他 33 岁。随后的 43 年，他论战、教诲、不懈地斗争，以维护基督教教义。奥古斯丁虽终生为此奋斗，然而并非在年轻时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我们最后所欣赏到的精神胜利仅仅是结局，仅仅是在神恩的帮助下，不断战胜自我和周围环境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1. 青年时期及所受的教育

公元 354 年，奥古斯丁出生在距海边约 300 公里的塔加斯特（今苏格艾赫拉斯）——距突尼斯不远的高地平原上。塔加斯特是乡村大镇，那里种植橄榄树，奥古斯丁的灯不缺油烧。塔加斯特已被罗马

人统治了 300 多年，是古罗马自治区，奥古斯丁的父亲在那里任职。他的母亲名叫莫尼卡，听起来好像是布匿人的名字，^[9]而她本人仅会说拉丁语，因此，拉丁语便成为奥古斯丁的真正母语。莫尼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将自己真诚的信仰传给儿子，奥古斯丁通过最简单的理教礼节——进阶咏之后的圣咏和按手礼——而进入教堂。刚刚步入成年，有一次他患重病时，曾提出要为自己洗礼，但当时家里人感到还是暂缓一时为好，他父亲巴特利西乌斯是异教徒，但莫尼卡在临终前却宣称，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9 卷，9, 22）“最终说服了父亲来信仰你（上帝）”。父亲死时，奥古斯丁已经到了迦太基，并在那里学习。他发现儿子聪明过人，曾对儿子寄予厚望，千方百计地支持并保障儿子的学习。奥古斯丁至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那未奇乌斯，妹妹后来成为希波城里女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尽管如此，在他对自己的童年和成年叙述很多的《忏悔录》中，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虽然这是个混合型的家庭，但家庭环境统一和谐，巴特利西乌斯尊重妻子的信仰，也不阻拦她让孩子随她去信仰基督。莫尼卡在家庭和周围人中名声很好，这是因为她通晓息事宁人之道。

奥古斯丁是非洲血统，然而却受着罗马文化的

熏陶。自从那些罗马将军在布匿战争^[10]中得胜之后，这个国家便深受罗马文化的渗透。奥古斯丁用拉丁语思考，用拉丁语写作。他对希腊语知之甚少，也不会说。作为一个只有极少数农民才懂得布匿语的城市的主教，他也学到了几个单词，但布匿语不是他的母语。罗马是他精神和肉体的真正祖国。除了多纳图斯教信徒那里外，现代人的言谈举止与那时并无二致。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在他出生 40 年洗礼 10 年后撰写的《忏悔录》中，他对两者的这种关系并非漠不关心，奥古斯丁分析了他可怜的童年时期的言谈举止和感情，恋母情节严重，过度放纵自己，醉生梦死，脾气暴躁，他把那种少年时期的自然行为称之为“罪孽”。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切看成是奥古斯丁的自愿行为，而应该看作他由于原罪而发表的人类天性失衡的言论，皈依后的奥古斯丁知道如何认识自己的言论。要想从中看到其灵魂深处的心理预感尚为时过早。这个在迦太基的乡下一边跑、一边和其堂兄堂弟、小伙伴们追逐飞鸟的小男孩也许根本就没有达到内省的高度，很久以后，他才能够认识到内省。假如童年的回忆准确无误，达到了他可以复原、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步的话，与其说他是在用心理学家的口吻，莫如说是用神学家的口吻讲话，是在向他获取一切恩典的上帝致敬。我们还会

看到那有名的“偷梨”事件。那时，孩子的眼睛盯住了那个正处在物质和财富极大丰富的鼎盛时期的非洲世界；人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逐渐罗马化的非洲正在为自己的孩子寻求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当他们天资聪颖的孩子们渴望谋取国家高级职务时，他们所受的教育能够允许他们进入这个阶层。基于这个目的，高雅的文学教育，便显得十分重要。

巴特利西乌斯也替儿子幻想着这一切。虽然他家境相对贫寒，在这个自治区，他也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物。在塔加斯特的的小学里完成了基础教育后，奥古斯丁将赴马都拉（今马德拉乌斯）求学，他将在那里受到另一种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比塔加斯特的教师教给他的一切要高雅百倍，他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忘记那根惩罚学生的戒尺，对感情细腻的孩子那可太严厉了。到马都拉后，奥古斯丁已经不是孩子了，他 11 岁来到马都拉，4 年（365—369 年）后离开了那里。父亲看到他在马都拉的学习成绩斐然，就决定把他送往迦太基学习。由于必须为此筹备资金，所以，父亲决定让奥古斯丁回到塔加斯特再呆一年。

古代教育十分强调对记忆的培养：其主要目的就是让人雄辩，让人掌握词语的准确含义与用法。为

此，必须让那些最好的作家走进学堂，而用拉丁语写作的最好作家就非维吉尔^[11]莫属。假如某位优等生能够背诵《埃涅阿斯纪》^[12]，针对这篇寓言，学生们做些深受赏识的练习。奥古斯丁也因此而扬名天下。然而在《忏悔录》第1卷(17, 27)中，他却对建立在虚构和崇拜情节上的教育内容表示遗憾，高尚的道德也谴责这种崇拜：“人们建议我背诵朱诺^[13]那慷慨陈词的演说，而我很清楚，朱诺从未发表过这种演说。老师却强迫我们将错就错，跟着虚构的诗歌走……”女神的演说是虚构的，而那些虚构的陈词滥调却成了道德败坏之流的神圣仲裁所。《忏悔录》的作者认为最好还是对真正的上帝唱赞歌，因为上帝不是虚构的。

奥古斯丁离开马都拉时，年方十五。要说变化，他此时正值多变的青春期。他在《忏悔录》(第2卷, 22)里又谈到了《关于青春期爱情的骚乱》的问题：“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我不能自己，那里正是友谊的光明小道……从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和贪婪美色的龌龊之中，升华出一片纯净，迷住了我的心窍，我的心无法分辨肉欲的迷雾和爱情的光芒。……”我们可以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他的这种忏悔，也许他的忏悔正好是他当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位描述自己青春的人是位年过四十，讲经布道，从教士的经验学会了探索人类心灵的主教。他在迦太基

那几年的生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言谈举止。然而 他在重新回到塔加斯特后 却显得悠闲自在 无所事事。在那儿他将经历著名的‘偷梨’事件。

“偷梨”事件可能比备受赞赏的学生式的恶作剧更能博得肆意诽谤别人的人和批评者们的欢心。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和前面所述青春期的情况类似，对这件事的叙述难免要夸大其辞。奥古斯丁是这样描述他和塔加斯特那些同伴们的关系的：“我假装事情是我干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其目的就是要避免：自己愈是无辜就会愈为他人所不齿；自己愈是清白 就愈会被看作无耻之徒。”（《忏悔录》第 2 卷, 3, 7—8）假如我们仔细阅读《忏悔录》中的第 2 卷，就会因他对年轻人的心理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拍案叫绝。“偷梨”事件正好发生在他在塔加斯特悠闲自在在无所事事的这一年中：晚上，奥古斯丁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前去偷一位近邻的果园，果园就在父亲的葡萄园附近。他偷了很多梨，味道并不甜美，甚至他们把偷来的梨扔给猪，猪也不觉得是什么好东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居住在一起，这种事情不足为怪。然而这一看法因人而异的事件的教训恰恰在于：“我们并没有吃多少梨，正是因为偷梨是违禁的 我们才备感快乐。”在长达 7 页的评述中 奥古斯丁多次重复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是我们不但触犯

了道德法，而且还从中取乐：因为这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此处也是一种比喻，主教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以真实事件为依托用他在《忏悔录》里叙述其他事件的方式，把这一事件讲述给了读者。在古代禁欲文学中，我们会发现类似情形。我们知道这一事件纯属真实的个人私事。奥古斯丁对此悔恨不已：“啊，我的偷盗！我 16 岁时夜间的罪孽呀！”

迦太基（370—374 年）在迦太基（今日的突尼斯市郊马尔萨）的那些岁月对奥古斯丁的文化生活至关重要。他先在迦太基做学生，后来当了教师。为了送他去迦太基读书，父亲巴特利西乌斯除了自己省吃俭用外，还得到一位富有的同乡罗马尼亚努斯的鼎力相助。他答应一定要帮助奥古斯丁，直至他完成学业；若干年后，罗马尼亚努斯到意大利做商业之旅时，奥古斯丁与他重逢，他将负担起儿子利森提乌斯的学习费用。在奥古斯丁来到迦太基两年后，他父亲肯定已经离开了人世（《忏悔录》第 3 卷，4, 7）：“我那时已经 19 岁了，先父谢世已经两年了”，虽然此处他对父亲的死一笔带过，但他在其他地方却对父亲赞不绝口：“谁不满口称赞父亲呢，称赞他不顾家产微薄，竭尽全力为儿子去远方读书而筹措一切费用的壮举呢……许多同乡比他富有，却没有

为他们的孩子作出这样的牺牲。”《忏悔录》第 2 卷，3, 5) 他也毫不掩饰地指出，家人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关心其情感教育。巴特利西乌斯难道后悔儿子受莫尼卡的影响，“为了捻泯激情的欲火”而终身未婚吗？《忏悔录》中有再清楚不过的暗示了。

学生 来到迦太基，奥古斯丁其实就发现了放纵的气氛。这座非洲城市，完全耽于声色之中：“我来到了迦太基，周围到处都翻腾着羞辱爱情的灼人浪语。”《忏悔录》第 3 卷，1, 1) 在他周围，还是在他身上？迟到的青春使他备受折磨，他在关于爱情的著述中这样描述其内心的痛苦：“我渴望爱情 当我能够沉醉在与所爱之人的肉体交欢时，对我而言，爱与被爱是那般温馨沁人……我希望奔向爱情，希望与所爱之人肉体交欢……”(《忏悔录》同上)

对此混乱局面——城里那些混乱不堪或课堂上大声起哄——还是学生的奥古斯丁早有防范；他承认自己爱去剧院，爱谈戏剧。爱的激情在戏剧里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正好激发了人们对戏剧的热情。通过那些栩栩如生、凄凉悲惨的形象，人们肯定难以相信在经历了放荡不羁生活的初次荒唐之后，又去追逐耽于声色生活的年轻人会在而立之年皈依基督。假如仅仅强调奥古斯丁生活的这一面，强调《忏

悔录》中的某些章节而对其他章节视而不见，那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在其父巴特利西乌斯逝世的那一年，甚至还要早些，奥古斯丁就想了一个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他青春的激情。他为自己签了准婚约（与一无人知晓的女子同居（无名无姓的女子）奥古斯丁与她同居 15 年，对她始终忠诚如一。直到有一天莫尼卡出于野心要让儿子与别的女子订婚，以便为他打开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才让人把她赶走。他们的分手甚为凄惨；人们猜测她隐居在非洲的一家修道院里，就这样被遗忘。她曾向上帝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愿意结交任何男人。这也是她在《忏悔录》中匿名出现的原因所在。她离开奥古斯丁时曾为他留下一子，名叫阿德奥达特，当时已经不小了。阿德奥达特天资聪颖，又非浮浅之辈，父亲也为此吃惊。他也参加了《论职责》的对话。

2. 走向皈宗

还是迦太基，这个奥古斯丁的年轻的仆人围着小阿德奥达特团团转的地方，学业即将结束时，奥古斯丁开始了他长期寻求真理的探索，其显著特点便是他多次改宗。首先，他在《霍腾修斯^[14]的演说词》（已失传）一书中发现了西塞罗^[15]按照老师们的推

荐，他着意要从中寻求雄辩的楷模，先生们推崇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他的用心。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作者本人在这本书里告诫人们要提防哲学。“因此，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情感，使我向你走去，上帝呀！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祈祷，使我的祝福和愿望完全不同从前……我那不同寻常的心热血沸腾时，我觊觎的是道德败坏的智慧。我开始站立起来又一次走向你……因为智慧就在你身旁……”(《忏悔录》第3卷4,7—8)他那时还不知道使徒保罗的经文，保罗告诫耶稣的门徒们不要掉进哲学的陷阱，因为智慧就是整个基督。(《歌罗西书》^[16]2,8—10)奥古斯丁反躬自省，当时还不明白智慧就在基督身上，他还以为自己渴望智慧的根源是母亲对他的基督教育。为什么不再求助于“那本圣书”求助于《圣经》呢第一次接触《圣经》他很失望在他看来《圣经》并不配得到他对西塞罗那样的敬重。“我狂妄至极、无法接受《圣经》的谦卑 我的精神之矛无法深入领会《圣经》的精髓。”(《忏悔录》第3卷,5,4)一段时间后大主教就是这样用他后来从《圣经》中学到的聪明才智来评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无知。然而另一条更阴险的道路却横在他面前，向他招手。

摩尼教 奥古斯丁在寻求真理，特别是被那一

哲学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我们要作恶？”年轻的奥古斯丁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正是摩尼教的本质。只有摩尼教才能回答他的这一问题。这也是他能以“听众”的身份在摩尼教中呆了长达 9 年的原因。摩尼教是异常封建的宗教，是秘密社会组织，摩尼教徒甚至受到疯狂的迫害。有人在埃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经文，在遥远的新疆（Sikiang）发现了用科普特语写成的摩尼《诗篇》。在接受“听众”的集会上，与会者听人诵颂摩尼的基础大经文，从中受到启迪，而且可以了解到他们人生的意义。假如把世界分为善和恶，英明的上帝是不会创造这样一种世界的。《忏悔录》（第 3 卷，6—12）特别叙述回忆了摩尼教徒对《旧约》的疑义，奥古斯丁承认那时自己对基督教信仰一无所知，无法回答那些疑问。尽管如此，他随后又说道，上帝一直伴随着他，指引着他的寻求：“而你呢，你比最亲近的我还亲近，你比最崇高的我还崇高。”这句激动人心的话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都会有人响应。这句话非常准确地说明上帝在人们心中既亲切又崇高。摩尼教徒对《圣经》试图展示的那种上帝的形象问题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类有关上帝形象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问题的答案，也才明白恶并不是自生自灭，而是从善中滋生。很久以

后的托马斯·阿奎那^[17]哲学重提这种理论。

我们还应该追寻摩尼教吸引他的另一原因。奥古斯丁年方二十，正是激情澎湃的年龄，尽管他已缔结尘缘，与一女子同居，且对她忠贞不二，依然感到自己深受肉体诱惑的折磨。摩尼教则为其信徒提供了控制肉欲的理想途径；应该摆脱那属于黑暗的肉欲，拥抱那灵魂所归属的光明。这二元论始终是摩尼所创建的宗教的基本教义。

今日我们对摩尼本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216年4月14日出生于一个已经搬往巴比伦^[18]也许是塞琉西亚^[19]的家庭。传说其父亲法达可能听见一种声音这样对他说：“勿吃肉，勿喝酒，勿与女子性交”。这是十全十美的摩尼教徒的教规。那时各种教派并存，曼达派^[20]教徒施行洗礼和净手，穆格达史拉教徒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摩尼被摒除在这些宗教中的一类教会之外，在认识到自己在犹太基督教厄勒克赛派^[21]中的使命后，承认自己是耶稣的信徒这一点。从2世纪左右的一些作家如奥利金^[22]、希波利图斯^[23]、伊皮凡尼乌斯^[24]那里都得到了证实。在这种环境中，摩尼从四福音书和圣保罗那里获得了完全崭新的智慧。“圣灵”一词或许就是借自圣约翰。特指上帝显灵恩赐给他的伙伴。从此，只要他讲经布道，圣灵就陪伴他，追随其后的几代人便